

晚清诗人周先檀和他的《味道轩集》

钱 伯 泉

一

《味道轩集》，稿本，线装，一函八册，共十二卷，每卷卷首题“衡阴周先檀尧珊父著，鸡林长庚少白编次”。

周先檀，字尧珊，湖南衡阳人，生于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约卒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。曾充镶白旗教习，官户部主事，任帮办新疆军务、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军营的幕僚。晚年履历不详。

《味道轩集》包括《湖海吟》八卷四册，从诗人自注的时间看，为同治四年（1865）至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初夏所作，记叙了周先檀三次进京应试和任职，两次返家探亲的经过。《西征草》三卷三册，从诗人自注的时间看，为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盛夏至光绪四年（1878）盛夏所作，记叙了周先檀离京西行，参谋于金顺军营的事实。《味道轩文钞》一卷一册，收录了周先檀自同治五年（1866）至光绪四年（1878）所作的文章二十二篇。

所题“编次”者长庚，字少白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姓伊尔根觉罗，曾与周先檀同在金顺营中为幕僚，任总理军营营务之职，两人交谊甚笃。后因功升任伊犁将军，官至兵部尚书。辛亥革命后寓居北平（今北京市），卒于1915年。

周先檀晚年返回故乡湖南衡阳，在他的书房“味道轩”里整理了《湖海吟》、《西征草》和文稿，寄给长庚，请他编辑和梓

行。长庚按照时间先后，将周先檀的诗文作了“编次”，并让属下的书手工为抄录成卷。大概因为辛亥革命之后，长庚失官闲居，经济情况不佳，无力梓行于世，乃将书稿寄还周先檀。这时周先檀已死多年，其子因在每卷卷首题了“衡阳周先檀堯珊父著，鸡林长庚少白编次”等字两行，笔力软弱，与书稿笔迹迥异。后来书稿为“金陵赵欣余”所得，赵欣余于“癸酉夏闰五月”（1933年6月）将其装订为一函八册，据《味道轩文钞》而题作《味道轩集》。书稿因保存不善，水浸风乾，首尾文字多有残破脱落。

二

周先檀善于诗文，颇为时人所推重，工部尚书景廉称他为“一代诗才”，内阁大学士袁保恒赞他“精于古文”。从《味道轩集》看，短短十二年中，周先檀共作诗六百余首，巨篇则洋洋纍纍，长达百韵，气势豪放；小品则精粹隽永，仅二十余字，小巧玲珑。在清末的诗人中，周先檀不仅创作多产，而且别具风格，可算是一位佼佼者。以文比诗，则略为逊色。

同治四年（1865）初春，周先檀离家北上，进京应教习试，路过上海，写了《上海即景》四首，其中两首为：

泉货源源涌上洋，华夷填咽水云乡。楼台近海琴书润，
花木巡檐枕簟香。榆塞马肥鞭逐电，松江鲈美脍飞霜。冰纨
火浣纷无数，一幅图开碎锦坊。

番舶蛮艘点缀新，烟花世界绮罗身。鱼龙曼衍宵如昼，
莺燕歌吟夏亦春。院落稳栖琼岛客，帘栊斜倚玉楼人。寻芳
处处音似沸，油壁香车紫陌尘。

鸦片战争之前，上海是个冷落的小县。鸦片战争之后，上海辟为通商口岸，立时繁荣起来。诗人经过上海时，离辟为商埠不到二十年，其景物已使他叹为观止。在第一首诗中，周先檀用源源的

金银货币、填咽的华人洋人、簇立的楼台、巡檐的花木、奔驰的马车、喷香的佳肴、纷繁无数的中外丝绸呢绒，着力描绘上海这个花花世界。诗人最后不禁赞叹：这景物真是一幅《碎锦坊图》啊！这几首诗，无疑是记录上海早期情景的佳作。

接着，周先檀乘坐洋行的轮船北航天津，一尝洋荤，大开眼界，写了《航海吟》一诗，长达一百多韵。他在诗序中说：“自上海解缆，历五昼夜抵天津，计水程六千里有奇，火轮之驶，一至于此！”诗歌在形容火轮的高大华丽之后，接着写道：

破晓画角声似沸，火轮斡运走百灵。风伯为煽炉，电母为装炭。日御为转毂，云师为挂幔。聒耳轰雷霆，举手扪星汉。烟花杂浪花，疑是天女散。我欲因之探瓊异，试燃犀角烛幽邃。蛤柱鼉梁纷傑虬，蜃楼蛟室郁清閼。蝦须如杖蜃如帆，蒲牢一声吼裂地！颌底明珠搜不得，百丈湫潭骊龙睡。

接着，诗歌用“洪涛掀腾万马奔”，“快如龙门竹箭流”，“朝发吴淞口，暮过岱屿右”，来描写轮船行驶之快。在当时，正统的士大夫都视技巧为妖妄，千方百计地加以诅咒、抵制和扼杀，然而周先檀却在这首长诗中以新奇的观感、神妙的联想、丰富多采的词藻、变幻莫测的句法，对西方的先进科技成果进行热烈的赞扬，可见他的思想是比较新颖和进步的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秋天，周先檀怀着沉重的心情游玩了浩劫之后的圆明园，写了《感事》三首，其中两首为：

离宫别苑匪清寥，惆怅当年一炬烧。误国总由狐鼠怯，跳梁可恨虎狼骄。佛狸竟欲临江饮，司马谁为谕蜀招？坐使先皇忧社稷，诸臣无计扫氛妖。

萧瑟金猊卧浅沙，缭垣凝望半欹斜。平芜寂历犹调马，古树荒凉只噪鸦。横海将军权未一，渡河留守愤弥赊。唾壶击碎仇难雪，百感茫茫讵有涯！

诗歌向我们展示了圆明园被焚之后的破败凄凉景色。在第一首诗

中，周先檀将卖国投降的权臣比作“狐鼠”，穷凶极恶的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比作“虎狼”，将圆明园的被焚，国家遭此奇耻大辱，归罪于这些跳梁的外寇和误国的内奸，对他们表示了切齿的痛恨。在第二首诗中，诗人明确地指出，朝野多有忠勇的将士，可惜“横海将军权未一，渡河留守愤弥赊”，他们未能像韩说一样得到汉武帝的重用，报国立功；却像北宋名将、东京留守李纲一样，空怀满腔北伐的壮志，临死时高喊“渡河”，以致使诗人“唾壶击缺仇难雪，百感茫茫诟有涯！”周先檀的爱国激情，充溢于字里行间。

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，他离京南下，路过河南，看见田野里种植的一片片罌粟，不禁感慨丛生，写下了《河南道上民家多种罌粟以取利，亦靡俗也》一诗：

饥不食邪蒿，热不息恶木。古人防厥微，跬步皆严肃。
胡为郑许间，民俗颇不淑。处处罌粟花，种艺连比屋。红白
相间开，一望迷人目。花中绽青实，割之汁盈掬。煮为伐性
膏，日向街头鬻。获利三倍盈，自夸珠满斛。名类淡巴菰，
吮吸命易蹙，蚩蚩者愚氓，惟知利是逐！

诗人接着劝导这些种植罌粟的农民，为什么不去种植百谷，还有那些树菊桑竹？偏偏要去熬制鸦片呢？最后，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河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“靡俗”，原因在“上不严为禁”，罪责在“司牧”之类的官僚身上。

清朝统治者的荒淫奢侈，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巨额赔款，使清政府的财政日益拮据。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，江淮地区的地主官僚竟办团练，费用浩繁，清政府无力解决这些地方武装的粮饷，往往让他们自筹经费。浙江秀才钱江在江北大营帮办军务雷以鍼的军营中为幕僚时，创建“设厘榷税，以助粮饷”的制度，其方式是：在江河湖汉等交通要道，每隔百里，设一厘局，向过往商民抽取百分之一的税金，归当地民团使用。雷以鍼

的军队居然因此富足起来，以致短短几年，各地竞相仿效，厘局越设越密，税率越来越高，一时厘局遍江淮，成了商民的大害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周先檀离家北上，进京赴试，由湖南经过江西，沿途看见设厘榷税的情形，深有感触，写了《榷税谣》一诗。他在诗序中说：“自赣至湖口，水程一千三百余里，沿江设厘局约二十处，商民病其繁密，形于怨咨，因为土谣以纪其事。”诗曰：

豫章全省称沃土，粒食丰穰百货聚。食货愈饶税愈增，沿江设局征商贾。大书“抽厘济饷”字，丈八旌旗耀水浒。巨舰大舟啣尾来，商民如鱼局如罟。头裹皂帻手持枪，巡丁如狐官如虎。鱼畏罟繁莫倖逃，狐假虎威更婪取。

“商民如鱼局如罟”，“巡丁如狐官似虎”，“鱼畏罟繁莫倖逃，狐假虎威更婪取。”诗歌用了几个形象的比喻之后，接着惊叹：

“民生易瘠官易肥，桑孔伎俩实怨府。吁嗟乎！天下之网大抵密，岂徒江右工计簿！”将厘局遍布天下，祸害商民的情景暴露无遗。

三

同治三年（1864），天山南北爆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。不久，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混乱之机，侵入新疆，占据天山以南八城及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周围，建立了反动的“哲德沙尔汗国”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，沙皇俄国悍然出兵占据伊犁，在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殖民统治。清政府逐渐认识到丧失西陲边疆的严重性，决心加以收复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；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，帮办新疆军务，准备进军新疆。同年，周先檀进京应试落第，因为不甘心沉滞于下僚，决心从军西征，趁着年富力强，争取建功立业。他离京西行，谒见办理西征粮台的内阁大学士袁保恒，受到热情款待，接着西至

兰州，谒见左宗棠，取得赞助和推荐。他继续西行，进入金顺的军营，担任参谋之职。

新疆远处关外，西征军出关之后，因为运输线很长，粮饷供应十分困难。办理西征粮台的袁保恒又与左宗棠格格不入，成见颇深，故意刁难，以致欠饷多时，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周先檀为此非常焦急，写了《日来饷绌粮艰，诸事棘手，夜不成寐，作感怀四章》，其中一章为：

戍楼凝望夕阳红，转饷艰劬百感丛。铁聚六州难铸错，山亏一簣未成功。榆钱满地贫谁疗？柳絮漫天思不穷。士卒齧盐怜久旷，点金无计阮囊空。

为了收复丢失的祖国大好河山，西征军克服重重困难，敌忾同仇，奋勇作战，先后收复了辑怀城（今新疆米泉县）、迪化、巩宁（两城在今乌鲁木齐市）、昌吉、景化（今新疆呼图壁县）、玛纳斯，肃清了天山北路的敌人。第二年春天，刘锦棠率领湘军南越天山，攻克了吐鲁番、喀喇沙尔（今新疆焉耆）、库车、乌什等城。这年年底，天山南路的残敌也被彻底扫除干净，捷报传来，周先檀兴奋地写了《得毅斋京卿露布，喜南路喀什噶尔、叶尔羌、英吉沙尔、和阗西四城一律克复》一诗：

何物安首亡国余，死灰复燃构蛮触。乘机扇乱据新疆，虐使遗黎恣贪酷……。今春天兵下交州，唇亡齿寒境局促。残喘苟延忧惧煎，呼天仰药甘服毒。嗣子鴛庸一隗纯，小挟僭轅徒碌碌。壮哉京堂驱虎貔，深入迅指元戎纛。兵贵神速不少淹，积雪立受煇汤沃。自东徂西二千里，忍冻穷追忘跋涉。四城连克血流殷，胁从畏罪争赎。……

收复新疆的战争至此结束，周先檀在诗末激动地歌颂这次最后的胜利：“武功好教铭摩崖，文教从此格殊俗。”从离京西行到战事结束，周先檀写了近三百首纪事诗，收集在《西征草》中。这些诗歌，有的可与历史记载印证，有的可补历史记载的缺失和不

足。因此，《西征草》是一部史诗，为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所必不可少。

四

《味道轩文钞》所收集的文章，对探讨近代史，研究周先檀的思想，也有着重要的价值。

同治七年（1868），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，针对当时官僚腐败的情况，大力整顿吏治，处罚贪猥，赏拔贤能。周先檀为此写了《上曾湘乡侯相》一信。他在信中除歌颂曾国藩此举外，郑重指出：“曩者中原不靖，非民尽无良也，为长吏者疏于抚字，密于催科，方且变黑为白，以咨其苞苴；头会箕敛，以肥其囊橐。水激于石则怒，民激于秕政则变，无惑乎芸芸者之盗弄潢池也。”他敢于将捻军起义的原因归结为“长吏贪墨”、“密于催科”、“恣其苞苴”、“肥其囊橐”，是“民激于秕政”，显示了周先檀的正直和勇敢精神。

周先檀初进金顺幕府时，写了《上袁筱坞阁学》一信，对袁保恒在西安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后，接着谈论作文之道。周先檀说：“近来都下风气，大抵揣摩帖括，以为弋取科名计，两汉之纯粹，唐宋八家之博大精深，束之高阁，皆不寓目。其一二能者，遇有金石碑版，以迄祝嘏之辞，率以骈四俪六，抽黄对白应之，风愈卑，文愈靡矣。先檀浮沉京华，已垂八载，每欲求一邃于古文者奉为师资，物色焉而卒未之见，岂运会使然欤？抑名山石室之中，著作有人，伏而未出欤？广陵散几成绝调，鲁灵光谁为嗣音？”在这里，周先檀痛切地批评了当时的文风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坛的弊病。

光绪二年（1876）秋，天山北路肃清，金顺被调任为伊犁将军，准备西收伊犁；湘军驻于乌鲁木齐，准备恢复天山南路，西征军的费用浩繁。这时，由于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人杀害琉球群

岛渔民，出兵三千，侵占台湾，东南的海防吃紧。李鸿章上奏朝廷，建议放弃新疆，加强海防。周先檀的好友唐茂才这时正在沈葆楨手下为官，沈葆楨是李鸿章圈子里的人，因此授意唐茂才给周先檀写信，要周先檀鼓动金顺脱离主张“塞防”的左宗棠，倒向主张“海防”的李鸿章。周先檀接读来信之后，立即写了《答荆浦茂才》一信，信中说：“（伊犁）近为回逆所陷，而俄罗斯又夺自回逆而居之……欲收复伊犁，非重兵压境，不足以折俄人之心。足下来书，汲汲以夷务为虑，是指英法诸国而言，不知东洋之夷务，合肥相国（李鸿章）、幼丹制军（沈葆楨）主之；西域之夷务，湘阴相国（左宗棠）及将军（金顺）主之。我军既疲于西，不能又惊夫东。”周先檀在这里严肃表明，不能放弃“塞防”，加强“海防”。“塞防”和“海防”各有主持的人，金顺和左宗棠不能离开新疆，遽征东南沿海。从而维护和支持了左宗棠彻底收复新疆的主张和策略。

纵观周先檀的诗文，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：他是一名秉性正直的晚清诗人；《味道轩集》无论在探讨清代文学史，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，都有比较重要的价值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河南道上民家多種罌粟以取利，亦靡俗也。

饑不食邪蒿，熱不息惡木。古人防厥微，跬步皆嚴肅。胡為鄭許間，民俗頗不淑。處處罌粟花，種藝連比屋。紅白相間開，一望迷人目。花中旋青實，剖之汁盈掬。煮為伐性膏，日向街頭鬻。獲利三倍贏，自誇珠滿斛。名類淡巴菰，吹吸命易蹙。蚩蚩者愚氓，惟知利是逐。爾以食為天，何不勤百穀。稻麥黍稷外，植物多珍馥。飼蠶幽國桑，代瓦黃岡竹。堂樹忘憂護，泉飲延齡菊。種種皆佳品，悉數難更僕。此物乃禍水，其害中心腹。上不嚴為禁，下乃恣貪黷。誰歟職其咎，觀風責同牧。